

政治與社會(下)

殷海光著

殷海光全集

政治與社會(下)

殷海光全集

政治與社會(下)

殷海光全集 拾 貳

著 者◎殷海光

發行人／賴阿勝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址／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886-2-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印刷／東良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年5月(印數1～2000本)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300元

ISBN 957-551-090-9(套)

ISBN 957-551-118-2(第十二冊)

目錄

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	五七九
共黨爲什麼清算「胡適思想」？……………	五八七
「內戰」問題底分析……………	五九三
政治的神經衰弱症……………	六〇一
與胡適先生論「反攻大陸」問題……………	六〇九
附錄：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	六一九
中國民主運動底正確方向……………	六二七

自由民主是反共的活路·····	六三五
創設講理俱樂部·····	六四七
政教合一與思想自由·····	六六五
論二分法·····	六八五
對梅部長的低調希望·····	六九七
爲教師爭人格·····	七一三
認清當前形勢·展開自新運動·····	七二五
——向大陸作政治進軍！·····	
從衛星放射到彌賽亞精神·····	七三九
——寄語美國朋友·····	
你要不要做人？·····	七四九
論自由主義者及其任務·····	七六三
自由中國之路·····	七七一
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	七八一
附錄一：容忍與自由·····	七九〇

附錄二：容忍與自由	七九八
——〈自由中國〉十週年紀念會上講話	
展開啓蒙運動	八一—
胡適與國運	八二—
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取向	八五—
烏烟瘴氣的政治活動在臺大！	八六一
新中國出現的一天	八六九
「五四」是我們的燈塔！	八七五
「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	八八七
給雷震先生的一封信	八九七
附錄：學術自由在臺大？	九〇九
外傷與內潰	九二三
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	九二九
我們要有說真話的自由	九三五
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	九四三

大江東流擋不住！……………	九七一
我看雷震和新黨……………	九八一
法律不會說話……………	九八九
——因雷案而想起的……………	
《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	九九五
這樣的紅衛兵……………	九九九
紅衛兵是義和團嗎？……………	一〇一一
自動的把膿包戳破了！……………	一〇二三
狂徒的暴跳……………	一〇三三
文化的自殺……………	一〇四五
向墳墓進軍……………	一〇五七
密洞心理的分析……………	一〇六九
權威與權力……………	一〇八一
背反的轉變……………	一〇九五
大地的震動……………	一一〇七
剖析國民黨……………	一一一七

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

俄式極權統治和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分別之一，是前者乃泛政治主義（pan-politicism）的，而後者則否。在泛政治主義的大氣瀰漫之中，政治信條成爲衡量萬事萬物的標準，主義黨綱成爲人衆一切主要活動的根本出發點。於是，在這類地區，一切設施都是既定的政治前題之演繹。學術教育是創獲知識並陶鑄品性的重要程序。這一程序可以決定新生代的思想形態、情緒反應和興趣方向。因此，極權統治對於學術教育的管制，絲毫不下於對經濟的管制。在這種統治之下，政府不僅掌握著學術教育的機構，而且政府還要代人作價值判斷，說人民應該如何如何，那些事該做，那些事不該做。復次，在政府中人的頭腦中認爲除政治以外世間絕無更有價值的事物。

既然如此，於是他們認為學術教育應該「配合國策」。所謂學術教育應該配合國策，這就是說學術教育應該作國策的工具。學術教育一作國策的工具，就不能獨立存在，和獨立發展。

泛政治主義籠罩的地區，目前大都是「以黨治國」的地區。在這樣的地區，政府只是一黨專政的工具。在一黨專政的工具統治之下，所謂教育一定是「黨化教育」。黨化教育是怎麼回事呢？黨化教育有下列幾項特色：(1)灌輸青年，使青年們於不知不覺之間從黨的立場和一孔之見來看世界、看人、看事。(2)將教育當做黨的宣傳工具，製造青年們分享黨的情緒，憎惡黨所憎惡的事物，喜好黨所喜好的事物。(3)神化黨的人物，和黨的歷史。(4)造成青年們一個印象，以為國家雖大，若無此黨，則日月為之無光，天地為之色變，故捨此黨莫屬。(5)要把下一代牽著鼻子走，跟著歌頌這個黨，為這個黨搖旗吶喊。這種教育的目標，係為黨鑄造下一代的預備隊，奠立一黨統治的萬世之基。所以，黨化教育就是一黨統治的意識向下一代的延伸。

這個樣子的黨化教育之成效怎樣呢？要黨化教育高度收效，必須有許許多多條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建立密不透風的鐵幕。建立鐵幕的意義之一面，就是建立在思想和知識方面的一個絕緣體。在這個絕緣體中，外界的思想和知識透不進來。辦到了這一步，彼等就可在這一絕緣體中依照政治的需要來設計一個天方夜譚式的「知識世界」。悶在這個知識世界裡的人，從孩提以至昏老，他們的大腦活動不能越出這個世界一步。然而，要能辦到這一點，必須滿足一個前

題，就是鐵幕不能漏一點縫。萬一漏一點縫，讓裡面思想的囚徒看出外面的世界與平素所聽到的頗不相符，那麼統治者費九牛二虎之力所建立的知識世界就爲之破滅。知識世界一經破滅，那麼，人民的身體縱然還在囚籠之中，可是他們的心思則已放洋了。現在，科學交通高度發達，地球衛星自由飛行太空，因此天衣無縫的鐵幕一天一天地難得維持了。所以黨化教育不易做得合於「理想」。匈牙利的黨化教育在上次抗暴行動中之一敗塗地，中國大陸青年在鳴放運動中之反共表示，莫斯科大學學生之曾以噓聲表示對赫魯雪夫的輕視，都是顯明的例證。

就臺灣目前所處形勢來觀察，臺灣更非實行黨化教育的適合地區。第一、海空交通頻繁，無法不對外接觸。第二、經濟和軍事都仰賴外援，無法完全遮斷民主勢力的影響。第三、交換教授、出國留學、民主國家的書報流入等書逐年增加。這些事項之逐年增加，意含著民主思想之逐年增加。這三種因素之存在與擴大，使思想一元化的局面根本無從形成。所以，在臺灣目前所處的形勢中，如果要實行黨化教育，那麼就是逆勢行事、逆人行事。逆此二者行事，一定徒勞無功。如果藉著強硬的政治力量來施行，當然在形式上不難辦到。形式上的黨化教育，只能給予強力推行者以形式上的滿足，以象徵性的安慰。他們自己可以告訴自己：我黨的勢力還是很大，黨權在此島上還是維繫於不墜，下一代還會繼承我黨的黨統。這一套辦法，固然可以說是「聊勝於無」。然而，它所招來的是什麼結果呢？是普遍的冷感、無情的淡漠，和盡可能的敷衍應付。茲以

中學生須寫週記爲例。吾人須知，生於當今之世，很少人是傻瓜了。十年來臺灣的這種環境把傻子都教訓得很聰明了。誰還肯對人說真話？週記是檢查思想的根據。有幾個學生肯在週記上吐露真情實意。照理說來，人在十幾歲時最是熱情洋溢的時期。可是，在我們這裡，十幾歲的人就得開始學習保留自己、掩飾自己、應付環境，甚至應用謊言。因非此將招致不利，甚至難以生存。這麼一來，他們在人生旅途的初程，就被鑄成雙重人格，就學會作「兩面人」。復次，他們在學校裡聽的那一套八股教條、空中樓閣，回到家裡和家長談起，碰到稍明事理的家長，只須眉頭一皺，表情冷淡，就夠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的了。這類事態，有心人只須稍加體察，便不難發現。臺灣目前這個樣子的教育，別的功效的確尚未顯著，但確足把我們的下一代鑄成這一類型的國民。這筆戕賊國民品質的孽債，真不知那年那月才算得清楚！

每一個人的生命是屬於他自己的。沒有人有權藉著國家的名義加以塑造，然後拿去作一黨的政治資本。每一個人有知識的自由，每一個人有教育的自由。在黨化教育的壟斷之下，在教條八股的前題之下，國民不可能得到健康的教育，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知識。得不到健康的教育和正確的知識者，在今後這個將嚴格憑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術來競爭的世界裡，根本無法生存下去，會在競爭中受淘汰的。黨化教育本來襲自蘇俄。可是，即使是蘇俄這樣天字第一號的極權國家，自史達林死後，學術教育也開始對於科學與技術讓步，不硬性規定科學與技術人才接受黨化教育。爲

什麼呢？因為黨的教條頂在科學家腦袋上，科學的真理就進不了科學家的腦袋。縱然科學家本人不敢拒絕「黨的領導」，其奈科學的真理拒絕黨的領導何！沒有科學的真理，怎能造出地球衛星？沒有地球衛星，怎能震撼世界？問題逼到這一關頭，黨化教育只有在科學真理面前讓步。由此可見，黨化教育根本就是時代落伍的東西，根本就是行不通的東西。這樣的一套東西之存在，除了象徵一個黨的統治之存在以外，我們看不出它對受教者有任何益處。

也許有人說，現在是反共制俄的非常時期，所以必須把學術教育與之配合。在此，我們必須嚴正指出：也許有非常時期的軍事，但沒有非常時期的學術教育。學術教育是百年千年大事。學術的目標是吸收知識、發現真理、增進技能、保存文化。教育的目標，除此以外，還在陶鑄優良的品性，這些項目都是學術教育的常道。從事學術教育的人或機構貴能守住這些常道。誠然，如果一個國家的學術發達教育優良，那麼學術教育所發揮出來的力量，可能有助於這個國家應付它所面臨的非常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美國就是好例。但是，我們不能倒過頭來說，有所謂非常時期的學術教育。恰恰相反，非常時期的那些非常因素，剛好是毒害或扼殺正常的學術教育的。這幾十年動亂中的經驗，應該足夠教訓我們了。

認真說來，一切真正的學術教育都是中性的東西。它不特別偏待誰，也不特別有利於誰。科學是學術的中堅主幹，科學的性質和功能最足以說明這個道理。科學真正是「不為堯存，不為桀

亡」的東西。科學並不特別幫助艾森豪，也不特別幫助赫魯雪夫。如果雙方都不懂原子物理學，那麼雙方都造不出原子彈。如果雙方都懂原子物理學，那麼原子物理學對雙方的幫助完全相等。純正的科學都是「爲科學而科學」的產品，都是「無所爲而爲」的興趣之結晶。波爾（N. Bohr）等人有關原子物理學的理論是典型的實例。我們總不能說有所謂「非常時期的原子物理學」。因爲，原子物理學在平常時期與在非常時期完全是一樣的。復次，要能建構原子物理學，必須精通高等數學。我們總不能說有所謂「非常時期的數學」。因爲，數學在平常時期與在非平常時期也完全是一樣的。依此，推廣而論，學術教育的本身是如此。

科學所能爲力的，根本不是在非常時期或非非常時期，更不是誰站在正義那一邊或不站在正義那一邊，而是在有無與高下之間：如果別人有科學而你沒有，那麼你就受制於人。如果雙方都有科學，那就要看誰比誰高。如果別人有科學而你沒有，那麼你不僅在非常時期吃虧，在平常時期一樣吃虧。如果雙方都有科學的話，而別人的比你深高，你就只有讓別人佔上風。你要避免這類不利的結果，全靠平時的努力；到非常時期臨頭，就來不及了。總括起來說，科學並不能幫助我們，只有在我們有科學而別人沒有科學時科學才現得是幫助我們的。雙方都有科學時，科學也不能特別幫助我們；只有在我們的科學高於對方時，科學才現得是特別幫助我們的。這個道理，在平常時期可以應用，在非常時期同樣可以應用。科學只認得經驗與邏輯，認不得平常時期與非

常時期的分別。推廣而論，學術與教育亦然。

多少年來，若干官方人士動輒揚言「爲國爲民」、「救國救民」、「天下爲公」，而不是天下爲私。果真如此，就應該爲民「除礙」。臺灣十年來產生了許許多多的「礙」。這許許多多的礙，不是別人所設，正是官方人士所設。別人要設也沒有這份權力。官方人士之所以設這些礙，有兩種原因：第一，係由於思想中殘存的觀念形態作祟；第二，一切設施總是首先以統治利益爲主要著眼點。近年來官方人士似乎也懂得科學的重要。科學乃健全的學術教育之產品，所以，如果真要提倡科學，必須解除官方所加於學術教育的鉗制。官方所加於學術教育的鉗制，大致分別起來有兩種：一種可以叫做「內在的鉗制」。所謂內在的鉗制，就是爲學術教育提供政治的前題，規定政治的路線。這種鉗制之不當及其造成的深遠惡果，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裡不再贅述。另一種可以叫做「外在的鉗制」。所謂外在的鉗制，就是：(1)在學校建立黨化的政治組織，控制校內師生的生活，掌握學生的社團生活；(2)安置秘密或半秘密的「安全」人員駐校偵密並監視教師及學生的言論和思想，致使師生感到有一隻冥冥之手威脅著他們，什麼正當事體都不敢放膽去作；(3)憑藉政治力量，把一黨的黨義等等列爲必修課目。雖然，官方人士所作內在的鉗制之成績遠較此外在的成績爲差，但二者俱足使教育者與受教者的思想言論等活動歸於窒息。胡適先生五四發表講演，倡導文藝應該海闊天空，發揮創作的自由。近幾十年來由於「革命」之說流

行，文藝已經很政治工具化了。文藝尚且應有自由，何況學術教育！官方人士果真爲國爲民，就應該首先把這些扼殺學術教育的措施解除，爲國家保留一片生機，讓學術教育獨立於政治，自由發展。

——原載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十八卷十期

共黨爲什麼清算「胡適思想」？

當赤潮淹沒整個中國大陸之初，共黨即積極進行洗刷兩種思想：一種思想叫做「胡適思想」；另一種思想，作者姑且拿部族思想（tribalism）這個名詞來概括它。對於部族思想，共黨不久發現它頗有工具價值，所以「清算」了一下子以後，即行收兵，轉而利用它。在所謂「抗美援朝」行動中，共黨軍隊與聯合國底警察部隊對陣。共黨利用這個機會對大陸人民和海外華僑宣稱「你看！咱們一國打十六國」。他們希望這句話所引起的直接心理反應是：「這多麼神氣！」他們藉此滿足中國人自八國聯軍以來因受外力欺侮而亟思雪恥的心理。據說，現在共黨強調「民

族形式」，又大量翻印古籍，包含四書五經在內。由此可知，拿民族主義之類的東西來作反共的論據，是最沒有力量的。如果有人說，共黨之該反，係因他向蘇俄「一邊倒」，係因北平、上海、廣州蘇俄顧問滿街走，那末連白痴也會反問：美國第七艦隊現在保護誰？誰主要地靠美援過日子？……

共黨能把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種「矛盾統一起來」而運用之。他能把這兩種思想「辯證地」綜攝於其實際政治的需要之中。蘇俄底實際情形可以例示這個道理。俄國十月革命似乎是反傳統的。但是，十月革命成功，史達林們還是住在克里姆林宮。史達林底宅第內部，高掛恐怖伊凡和彼得大帝底照片。狄托與俄共之爭，與其說是民族主義之爭，不如說是統治權的衝突。如果所謂「民族意識」對於俄共想混一世界的抗阻力小於某種思想形態所生的抗阻力，他是無寧拿民族意識來打擊這種思想形態的。就中東、印度，和東南亞這些廣大的地區觀察，民族主義對於俄共勢力擴張的抗拒作用，雖不等於零，但也簡直逼近於零。近數十年來，若干落後地區底「反帝」的民族思想，剛好為共黨所利用，作為反西方勢力的心理動力。如果想拿民族主義抵抗共產勢力，那末頗似以卵擊石，一定勞而無功。以為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這是宣傳所造成的錯覺。作者看不出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有任何實質上的不相容之處。